



家乡的味道

□刘成

菜市场拐角处那家烤鸭店，这几年我经常光顾。

几年前的一天，远在北京的康叔特意来电话，让我去帮他买些烤鸭，并向我详细描述那家烤鸭店的位置。

次日清早，我找了好几条街，又在电话里一番确认，才在喧嚣的菜市里一处不起眼的位置找到了那家店。店面不大，屋中央的玻璃柜里摆满各式各样的卤菜，可我一眼注意到最显眼的位置，整齐码放的几只焦黄的烤鸭。老板是一个瘦高的中年男子，他面戴口罩，上身穿一件白色工作外衣。我说明来意，他便在烤鸭里挑了两只，称重报数，经我确认后，再放到砧板上，手起刀落，三下五除二就把两只烤鸭砍成一堆小肉块。配料时老板专门询问了一下口味。我说，那就微辣吧。整个过程老板操作得行云流水。最后，为了方便我邮寄，老板把烤鸭均分成几等份，每份包装好后分别抽真空。趁着空当老板客气地取出一支香烟递向我，我摆手道谢说，老板生意好哇，生意都做到京城去了。老板笑答，全国各地都有，前几天还有人买了寄到越南。

那次以后，我偶尔转到那家店买卤菜，有时也要半只烤鸭。老板笑问：“这回不是寄北京吧。”我答：“自己吃。”康叔他们心念念的烤鸭，我们吃起来觉得跟本地别家的烤鸭比，并没多大不同。家里小孩说，还是北京烤鸭好吃。他们一定是记得，那年我们一家去北京旅游，康叔请我们去吃地道的北京烤鸭。

后来，每年春秋两季，我都会给康叔寄一点土特产。腊肉香肠、山胡椒油，当然最多的还是他们最爱的烤鸭。

最近一次去那家烤鸭店，对老板说要两只烤鸭，是今年春节后。老板问又是寄北京的吧？“是啊。”我应着，像熟人一样寒暄。

离开烤鸭店后，我就去了快递驿站。快递驿站的老板娘正小心地将一盆土鸡蛋往泡沫格里放，放完后麻利地装箱，封口，填单，称重。一旁的老人又将一只塑料袋递给老板娘，说跟那箱鸡蛋一起寄。我看清塑料袋里除了一大袋馒头，还有一小包凉面和一大瓶调味水。老人报出的地址是“上海”。我暗想，上海没有馒头吗？这一堆东西的运费都远远超过东西本身的价值

了。老板娘称重后对老人说：“嬢嬢，一起空运的话，运费快300元了。”老人听后眼里飞快闪过一丝惊讶，但马上又恢复常色。她看了眼已经打包好的箱子，然后缓缓地说：“娃儿们在外头，就想吃口家乡的味道。”

老人的话，让我想起多年以前自己在深圳打工，有一次在一个老乡家里吃了一碗汤面。那面条的味道再普通不过，就是煮熟的挂面里除了盐巴和味精，还放了一大坨雪白猪油和撒了碧绿的葱花。这家常味在老家司空见惯，可在异乡的工厂食堂却很难吃上一口。那碗散发着猪油葱花浓香的汤面，多年以后我回想起来依然热气腾腾。原来，人的味觉是有记忆的。不管时间过去多久，这种犹如乡愁一样的记忆并不会消失。当独属家乡味道的食物经过千山万水，再次唤醒我们的味蕾记忆时，那种慰藉不同凡响，深入骨髓。

我看看自己手里提着的几包抽好真空的烤鸭，有一包的包装纸袋面上，洒了片红油。那些红油所含的麻辣鲜香，是正宗的川渝味。

这味道，可能北京没有。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一株玉兰， 开在西南大学的扉页

□谭萍

那天阳光正好
我在校史馆前遇见你
亭亭玉立，笑意盈盈

迈上高高的台阶
我试图解读
这专属西南大学的卷首语
凭借微风拂面，鸟鸣啾啾
凭借草木葳蕤，落英缤纷
凭借曾经拥有的
青春的勇气和力量

时间的甬道上
布满庞大的根系
从土地中吸取营养
浸润着书香与纯善
在讲台，在实验田
在历史转折处
一茬又一茬
世代芳华

心怀大爱
一朵智慧，一朵文明
志存高远
一朵明德，一朵亲民
谆谆教诲
草帽专家与草鞋教授相得益彰
掩卷沉思
莘莘学子博学笃行
谦逊的枝叶扶风而舞
每一树花开
都极尽绚丽夺目

“舍弘光大，继往开来”
一百年，两百年……
春风中年年赴约
历久弥新
一株玉兰向阳而生
一所大学被花托举
多么幸运
（作者系重庆市新诗学会副会长）

谷雨

□徐作仁

打燕河的水，把二月的温情
流动了两次
麻鸭子用黄蹼轻轻一划
桃瓣上的谷雨，有模有样

心诚则灵，捧一抔小心思
净手，洗脸
那些天灾、虫祸以及人言
会躲得远一点，再远一点

桃瓣在手，打燕河在手
母亲看见，年轻的自己
素衣和青麦一样周正
谷雨的光芒，广大无边

山不转水转、情不转人转
母亲站起身，指缝间
一粒粒谷雨，滴下、滴下
那声音，多么饱满
（注：人们把谷雨时节的河水称为“桃花水”，并用它来洗浴，认为这样可消灾避祸）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春眠不觉晓

□万艳

明菜山野清新之气软软糯糯的皮，那包裹着腊肉和野葱炒制出复合咸鲜的香，兼具山野泥土的粗放，阳春白雪的温婉，冲撞着我的味蕾，俘获了我的芳心。

家乡有句谚语：“隔代亲，亲又亲，抱着孙子当命根。”奶奶也不能超脱，每天醒来就问：“小乖今天想吃啥？”我不假思索：“青团团。”奶奶摇摇头无奈地苦笑。青团不易消化，再喜欢也不能顿顿吃，可她的小孙女喜欢呀。

当我提出第二天要和村上的孩子一起去采摘赋予青团灵魂的清明菜和野葱时，奶奶急眼了，说我不会走土路会摔，说我都没竹篮高会累。最终架不住我一阵胡搅蛮缠，妥协地答应。

天，如此澄澈高朗；地，如此辽阔广袤。放归山野，年幼的我如困兽出笼，满坡满谷撒开脚丫四蹄，兴奋地横冲直撞。小伙伴们个个博学，能叫出好多草木的名字，还懂哪些能吃哪些有毒。我找不到丁点城里孩子的优越感，跟昆虫似地走在他们身后，青草、野菜傻傻分不清。好在他们很宽容我的无知，个个热情耐心地教我辨识，直

到我似懂非懂地点头。

季节还未走到惊蛰，大地的暖被下，和我一样贪睡的昆虫还在冬眠。我发现挖出野菜带出的不仅有泥，还有更多的惊喜。在地上捡到一只蜗牛，圆溜溜的一个，它柔软的身子蜷缩在温暖的小房子里，任我怎样呼唤，也不肯伸头望望。

放过蜗牛，干我正事。没想到，和着野葱牵扯出一根胖胖的蚯蚓，我不小心挖它春梦，它迷糊地扭动着肥硕的腰肢，搞不清今夕是何夕。

这厚厚的土壤下到底埋藏着多少秘密？我早忘了出发的初心，遇到松松的泥土便猎奇地一一掰开，果然，草根下竟匍匐着一只绿皮青蛙，用草棍点它的背，纹丝不动。是死的？壮着胆子，伸手摸摸它圆鼓鼓的肚，天呐，它竟瞪瞪地一个轻跳。

岁月的艳阳下，春风里，草香扑鼻，野蔬丰茂。远远地，仿佛看见一个流着汗花着脸的孩子，睁着一双张望世界的眼睛，坐在故乡的田埂上，触摸着大地的心跳，静候天地万物醒来。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西山慢赏话山茶

□钟灵

德虽年事已高，但他热心帮助乡里修建万安门、字库塔等建筑。他从外地大量引种花卉，精心营造陈家花园，继而掀起本地耕读传家、闲适生活的风潮。

陈家花园的庄严气派早已在岁月里湮灭，现只有一些残存的石造柱础、图案模糊的井栏之类遗留。陈家花园靠山一面的石崖上，“山水清音”“诚敬廉恕”等十余处书法石刻还历历在目，展示农耕社会中的一种人文理想。陈馨德帮助村里修路、修整万安门，又出资在紧邻寨门一侧的巨石上修造字库塔，字库塔下方岩石上凿刻“举人观”三个字，这风雅之景至今屹立于江畔。面对大江东去，陈老先生用余生构建起乡村朴素而芬芳的诗意生活。

时光远去，谁的身影幻化成蝶。都历村是本地闻名已久的花卉村，村里遍植鲜花，家家绿植环绕。每逢冬季，都历村的大量蜡梅花被村民采摘下来，扎束成捆，运进城出售。街头闹市，点点玉蕊跃然枝头，或现于街角，或摊于路面，或随背篓游走，缕缕馨香充斥街巷。到了夏季，一条条“香路”又悄悄从都历的枝头蔓延城中：长发飘逸的妹子项间跳荡一串芬芳的茉莉，邻家阿姨油黑发髻上别了两朵雅丽的黄桷兰，就连出租司机的驾驶台前也要挂上两串茉莉……摇摇曳曳的馨香里，“火炉”小城

添了一份清凉，多了几番小景。

不仅如此，产自都历的花木葳蕤，流布城中，万州市民爱花、养花之俗蔚然成风。家家户户，庭院阶下，或是门厅窗台，或是桌前几上，多有绿植栽种，直至花红叶茂，蜂飞蝶舞，生活滋味盎然于街头巷尾。

西山公园四季缤纷，繁花竞妍由来已久。由于温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及肥沃的土壤条件，尤其适于山茶生长，山茶花成为万州花事中的翘楚。经过多年培育发展，万州西山公园的四川山茶、云南山茶、华东山茶、茶梅、国外红茶等茶花品种有600多种，数量1.4万多株；尤其令万州市民引以为傲的是，园内连片的古茶树至今生长良好，叶碧花红。园内有川茶古树207株29个品种，其中百年以上树龄的有114株，200年树龄以上的29株。古茶园里的一株“紫金冠”树龄高达350年，为全国罕见。西山公园因而于2016年被国际茶花协会评为国际杰出茶花公园。

一年一度的茶花节，吸引人们络绎走近这些傲霜绽放的山茶君。去西山公园游园、赏茶花，也成了市民们冬春季家庭活动的一个重要项目。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副主席）

我的春天在一首唐诗里苏醒。

阳春三月，乍暖还寒。蛰伏在被窝的温暖里，起床成为每天最痛苦的事。窗外时日迟迟，艰难地抬起身，伸个懒腰，一边哈欠一边呓语：“春眠不觉晓啊。”

赖在床上，思绪却信马由缰。想我的故乡，此时，那片生动的山水应写满了唐诗里的景致：屋顶滴落着杜甫的春雨，檐下穿梭着白居易的新燕，门前荡漾着贺知章的细柳，树梢跳动着杜牧的啼莺……还有，放眼望不尽韩愈铺陈的一川草色。

那些烟绿的草色里，哪一株，哪一丛是奶奶做青团的野葱、清明菜，拌凉菜的蕨芽、侧耳根呢？

在故乡生活的时光很短，但那段与草木虫鸟相依相伴的日子，如脐带给予我生命的滋养，也给予我文字的滋养。

天微明，炊烟早早飘上故乡的村头，向着远方袅袅招摇，引来春光探窗入室，悄然洒上我稚嫩熟睡的小脸。朦胧中，灶间传来奶奶做早饭的轻响，薄薄的蒸汽氤氲，我嗅到了青团的清香。

在故乡第一次见到青团，那掺揉着清

